



岁杪掸尘 年韵

◎孙文辉

上乡老屋未翻造时,每近年关,母亲照例要搞一次大扫除,即民谚所谓“腊月二十四,掸尘扫房子”。常常是屋内的油纸窗刚刚发白,母亲便急着催我们起床了,并分派好各种琐细的活儿。老屋由原先的大队仓库改建,虽算不上楼房,却也比普通的砖瓦平房要高出不少。倘要清扫屋顶那一根根椽子间的积尘,日用的鸡毛掸子是根本够不着的。不过,乡间总有因地制宜的法子,后门头的青竹便是绝好的掸尘工具。

此时的竹子掉尽了先前葱茏蓊郁的叶片,裸露出细细瘦瘦的枝干,剑也似的直刺着深幽的晴空。父亲斫下一根足够长的竹竿作掸子柄,然后用篾刀一一删去竹节两旁的斜枝,拢成一束,扎在竹脑梢上,便算掸子丝了。母亲唤其作“竹枝掸子”,实际上它更像一把冲天的长柄扫帚。待我用旧被单、破篾席、过期报纸将屋内一应大小物什盖严实后,母亲便披上盛棉花用的大白布袋改制的“一口钟”(斗篷),套上过去采蜜时必须戴的黑纱网头套,手持可以顶到房梁瓦片的竹枝掸子,开始角角落落地扫起尘来。

其间,除了全副武装的掸尘人外,其余人若不想吃灰尘,是不宜入内的。可我总难免好奇,常常蜷避于隔壁的灶跟间,一边烧水,一边透过窄窄的楣门,饶有兴致地看母亲与灰尘周旋。看得出来,母亲朝屋顶扫尘的“手范儿”,跟平日里扫地是一样的,齐齐整整,密密实实,好似漆匠在刷漆一般;兼之竹枝一下一下地触碰着椽子上铺的棉毛毡,发出“窣——窣——”的声响;看着,听着,乃至如今想来,着实令人着迷。日光移转间,掸下的尘埃会被一段一段地照亮,碎碎屑屑的,犹如玻璃杯里数不尽的浮游生物,纷纷扬扬而又挨挨挤挤。许多年后,我读到神秀“时时勤拂拭,勿使惹尘埃”的偈语,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亦真亦幻的一幕,并在无形中增长了刻苦砥砺、追求光明本性的勇气。

等椽子间、横梁沿、上墙面以及所有平常清扫不到的犄角旮旯的尘埃统统落后后,母亲方得卸却装束,喝上一口温开水,长长地舒一口气,现出满足的神采。我随即封好灶火,拎起畚斗,细细地抖拾起被单、篾席、报纸上的落尘来。真是千粒灰尘屋檐下摊——有石灰粉,有黄泥粒,有蛀木屑,有蜘蛛丝,有老鼠屎,有燕子窠碎裂后的泥草灰,以及一切再也无从细辨的粉尘。此情此景,若叫敏感的诗人遇见,怕是要沉沉地喟叹一番,呼之为“时间的灰烬”了吧?不过在如泥土般素朴的乡人看来,藏着的是灰尘,掸落的依旧是灰尘。有时我不慎吸入了些许尘土,喀喀地呛起来,正曝背谈天的隔壁阿婆会转过头来,说上一句:“弗要紧,弗要紧,吃垃色(垃圾)、做菩萨啦!”浸沐在日渐转新的阳光里,精灵般喧闹的尘埃仿佛也具有了温暖的神性。

稍稍缓过劲来后,母亲又开始在屋外的道地上忙碌起来,时而摊芦席、拆被褥、晒衣物,时而搬菜橱、洗碗盏、擦桌椅。我和父亲则在其间穿过来绕过去,相机干些力气活。此番除尘多为细活儿,差不多要将屋内的各样物品翻出来抹个遍,往往要费去两三个钟头。很多地方还要水洗,半天下来,母亲的手泡得通红通红的,但她心里是欢喜的。掸完尘,天色已暗,母亲再无闲力炒菜了,便简简单单地煮上一锅年糕饭汤。一家人捧着热腾腾的饭碗,瞧瞧屋里,瞧瞧屋外,又看看天,看看地,感觉目力所及,莫不清清爽爽的。届时灶君菩萨上天言事,想必也无可挑剔了。

若干年过去了,老屋终于改建成了两层楼的新房,可灰尘照样不少,母亲也照旧掸尘,只是方式有了些改变。就这样年复一年,我不晓得母亲掸落了多少尘埃,又累积了多少对新的一年的企盼。当我渐渐步入中年,母亲的白发就越来越多,竟然变作了再也掸不掉的尘埃。有一段时间,我沉溺于慧能“本来无一物,何处惹尘埃”的深渊而不能自拔。而母亲照例打来电话,说:“家里的尘掸好了,你们哪一日来过年啊?”那一刻,我忽而悟得了慧能的虚妄,欲安顿芸芸众生的人世,岂可缺了尘埃呢?要知道多少日常生活的信徒,正是在一丝一缕的掸尘中憧憬着未来,感受着人世的真切与安稳。而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智慧么?

断水的日子

城市写真

◎王林军

早晨起来,第一件事便是直奔洗手间,随着抽水马桶一阵“哗啦”,浑身上下立马一阵轻松。然后便洗脸刷牙,但是拧开水龙头,却不见出水,又掀开抽水马桶的水箱盖来看,随着刚才“哗啦”一下之后,亦无新水补充上来。等到把家里所有的水龙头挨个拧了遍之后,我终于发出一声惊呼:

“水管冻住了!停水了……”

话声才落,刚刚还赖在床上的妻,立马“蓬头垢面”地蹦到了我的面前,“什么?停水了?这可怎么办?”连珠炮的一阵尖叫之后,如我一般,又脚踩迷踪步似的把家里的水龙头拧了个遍。

怎么办?找水。我和妻双目炯炯、明察秋毫地把家里的角角落落寻找了一遍,计有战果如下:一、热水瓶里小半瓶;二、儿子昨晚喝剩下的半杯;三、抽水马桶水箱里以前用来节水、装在矿泉水瓶里的一瓶。这些水,我洗个脸刷个牙倒也将就,可妻子和儿子呢?

拎着一个大脸盆下楼去借水的路上,我心里止不住一阵懊悔:都说是三十年一遇的寒潮了,电视和报纸也提醒了要备好水,怎么就不听呢?真是“人无远虑,必有近忧”啊!敲了几家门,都说冻住了,幸好,楼下一家常去买东西的小超市,倒是没有冻住,总算借到一盆。

等一家人紧巴巴地草草洗漱之后,也快到了上班的时间。这时却突然想起,刚刚把水龙头左拧右拧的,现在也搞不清楚每个水龙头是否都已关紧,若有哪个水龙头没有关紧,万一到时来水,岂不是“水漫金山”?还好儿子这几天不用去学校,便让他坐镇家里,时刻密切关注各个水龙头。

到了单位,心里终不踏实,一是担忧水会不会来,二是怕儿子沉迷于电视,忘了关注水龙头。所以电话便一个接一个地追打过去,其频率都快赶上宋高宗下给岳飞的十二道金牌了。

中午下班,到家先拧水龙头,失望。中饭是不用做了,便和儿子下楼去吃快餐。路上,见有一幢楼竟

成了瀑布楼,水声哗哗,飞流直下,原来是水管冻裂。这可真是城市里难得一遇的一道壮丽景观啊,我和儿子禁不住有点“小兴奋”地仰头观望了一会。奇景是奇景,不过想想住户可就苦了,相信这段日子也忙坏了自来水公司的抢修队员。

下午上班,继续和儿子保持“热线”,但直到下班,还是佳音不传。到家,照旧不死心地又把水龙头拧了一遍。没辙,借水再次成为一家人的头等大事。我左手一只老古董铅皮桶右手一只塑料桶,妻拎家里仅有的两只热水瓶,儿子拿两个矿泉水瓶,不好意思再去楼下的超市借水,选择的是离家不算太远的一家公厕。没想到,到了公厕一看,好家伙,这借水的队伍还真真是蔚为壮观。拎着两大桶漾进漾出的水,拼尽全力,将两桶水拎上四楼的家,早已气喘如牛。估量一下,这些水还不够一家人今晚明早的用度,所以我把两桶水倒入脸盆、脚盆之后,喘喘气,咬咬牙,狠狠心,又去那公厕拎了一趟。

晚上,尽管烧了一壶水,可不敢像往常那般想喝就喝,一怕喝茶费水,二怕茶喝多了尿多,又要费水。临睡前,一家人使尽“综合利用”之能事,尽量用最少的水完成了洗漱大事。当然面对这“千载难逢”的机会,我也不忘对平常爱玩水的儿子进行了一番“每滴水都是珍贵的”之深刻教育。

第二天,虽然天气依旧冰冷刺骨,但阳光倒是今冬以来难得的灿烂,所以我对“冰消水来”满怀希望。可是直到下班,拧遍家里的水龙头后还是滴水不见,无可奈何之下,只好拎起水桶又去借了一趟水。等到家里“盆满钵满”之后,一家人才安心地出去吃了快餐。没想到,吃饭回来,见我们这幢楼竟也成了水帘洞,原来是五楼一家的水管冻裂。赶紧上楼,见我家倒是一切安好,又习惯性地去看水龙头,不想一阵嗡嗡之后,突然喷射出一股浊流,“水来了!”一声欢呼随之激荡而出。听着美妙悦耳的哗哗水声,这时真感觉如打通了任督二脉那般轻松畅快。



◎沈东海

前些天,有个周末,好友约我去爬山,骑上电瓶车就出发了。回来的路上感觉车子不对,下车检查发现,车子的大梁断了。

到家已经很晚,愁着不知道明天怎么去上班。自行车是有,只是太破旧了,铃铛是坏的,刹车还得用脚。为了安全起见,觉得还是跑步来得好。

我上班的地方离家不远,也就两公里这样。早晨起来跑跑步,权当是锻炼身体吧。早上7点,准时被闹钟铃声吵醒,本可以再睡一会,但今天就不行了。一阵忙碌后,出了家门。第一次跑步去上班,心里多少有点忐忑。出村口的这段路,我是走着去的,毕竟这里是乡下,到处都是熟识的人,我可不想在这里赶城里人的时髦,成为村民口中的头条新闻。出了村口,这个世界就是我的了。拉开了架势,跑了大概三四百米,从头到脚都开始热了。而以前开电瓶车,只会越开越冷的。“呼哧呼哧”地喘着粗气,本想再坚持一下,“发动机”却跟不上节奏了。毕竟很久没锻炼了,心肺功能都退化了。就这么跑一段、走一程,不紧不慢地前进着。若是遇见熟人,以前没时间打

招呼,现在可以寒暄几句了。被问得最多的就是:你今天不上班?知道我电瓶车坏了,就想顺路载我一程,都被我谢绝了。

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,父亲看我每天跑着去上班,有点心疼,劝我再买一辆电瓶车。我却乐在其中。除了锻炼身体,还有很多其他好处。平日里只能沿着水泥路七拐八弯地前行,现在踩着冬日的田野就可以直线穿行了。少走了不少路不去说,还有种回到童年的感觉。那些平时一眼掠过的建筑与景物,现在有时间近距离地细细打量了,也才发现过去遗漏了很多风景。还看到了各种晒在庭院门口的小吃,比如晒生番薯片是我以前从没有见过的。向站在门口的妇人询问,听她说晒干碾成粉后做番薯糕吃。一次次看着眼前那清澈蜿蜒的小河,那沿河粗壮而又形态各异的香樟,那田间依旧用稀释的农家肥浇灌菜地的老农……心情也不由地跟着舒畅起来。以前上班经常迟到几分钟,最近跑步上班起得早,反而准时多了。而且跑步几天之后,我变得精神抖擞,两腿生风,双目有神,手足不冷。种种好处,是我以前不曾料想到的。看来坏车事件对于我来说,反而是因祸得福。

绿色出行,受益的是身体,快乐的是心情。

总第 6048 期 配图 胡龙召 投稿邮箱: essay@cnnb.com.cn

跑步去上班

即兴曲